

像垂人文

林語堂等作



文 人 畫 像

林語堂等作

晨 光 出 版 公 司 總 經 售

上 海 哈 爾 濱 路 二 五 八 號

序言

「傳記文學」在歐美各國均極發達，中國自新文學運動以來，在小說，戲劇，詩歌方面進展甚速，可是「傳記文學」至今沒有幾部寫成的，而足以當得起「傳記文學」之稱者更寥若晨星。這裏選輯了三十個短篇，作者俱屬名家，被寫的對象都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發生前後文壇藝壇上幾個重要的角色。其中有的是小傳，有的是素描，有的是印象記，有的是迴憶錄，但篇篇是傳記文學的範本，也都是極美的散文。確是一部文人們的畫像集。

編者序

文人畫像

目錄

一、林琴南	蘇雪林	一
二、嚴幾道	嚴秋塵	九
三、章太炎	曹聚仁	十三
四、王靜安	玉李	十八
五、王靜安	龍幟精靈	二三
六、辜鴻銘	林語堂	二八
七、辜鴻銘	孟祁	三六

- 八、辜鴻銘
九、齊白石
十、齊白石
十一、黃公度
十二、胡適之
十三、劉復
十四、徐志摩
十五、吳宓
十六、楊震文
十七、吳經熊
十八、李叔同
十九、馮友蘭

- 嗣鑾
无病
味橄
仝潮
溫源寧
迫迂
溫源寧
迫迂
周壬梓
曹聚仁
鄭朝宗

- 四十
四四
四九
五五
五六
六七
七一
七五
七九
八三
八七
九三

二十、孫欽園	老 向	一〇〇
二一、劉大白	受 仲	一一〇
二二、高劍父	大華烈士	一二六
二三、徐悲鴻	无 病	一二三
二四、老 舍	王斤役	一二七
二五、黃廬隱	劉大杰	一三一
二六、郁達夫和豐子愷	許欽文	一三六
二七、豐子愷	趙景深	一四二
二八、孫大雨	沈從文	一四九
二九、許欽文	味 向	一五五
三十、何 容	老 舍	一六四

林 琴 南

當林琴南先生在世時，我從不曾當面領過他的教，不曾寫過一封問候他起居的信，他的道貌雖曾瞻仰過一次，也只好像古人所說的「半面之識」。所以假如有人要我替他撰什麼傳記之類，不問而知是缺少這項資格的。

不過，在文字上我和琴南先生的關係却很深。讀他的作品我知道了他的家世行事；明瞭了他的性情，思想，癖好，甚至他整個的人格。讀他的作品，我因之而了解文義，而能提筆寫文章，他是我十五年前最佩服的一個文士，又是我最初的國文導師。

這話說來長了。只爲出世早了幾年，沒有現在一般女孩子自由求學的福氣和機會。在私塾混了二年，認識了一二千字，家長們便不許我再上進了。只好把西遊封神一類東西，當課本自己研讀。民國初年大哥從上海帶回幾本那時正在風行的林譯

小說，像什麼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橡湖仙影，紅礁畫槩錄等等，使我於中國舊小說之外，又發見了一個新天地。後來父親又買了一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完全的林譯計有一百五六十種之多，於是我更像貧兒暴富，廢寢忘餐，日夜披閱。漸漸地我明白了之乎者也的用法，漸漸地能殼用文言寫一段寫景或記事小文，並且摩擬林譯筆調居然很像。由讀他的譯本又發生讀他創作的熱望。當時出版的什麼畏廬文集續集三集還有筆記小說如技擊餘聞，畏廬瑣記，京華碧血錄甚至他的山水畫集之類，無一不勤加蒐求。可惜十餘年來東奔西走散佚得一本都不存了，不然我可以成立一個『林琴南文庫』呢。

民國八年升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林先生的寓所，就在學校附近的絨綫胡同。一天，我正打從他門口過，看見一位鬚髮蒼然的老者送客出來，面貌宛似畏廬文集所載『畏廬六十小影』。我知道這就是我私淑多年的國文老師了。當他轉身入內時，很想跟進去與他談談，兼致我一片渴慕和感謝之意。但彼時究竟年輕膽小，又

恐以無人介紹的緣故不能得他的款接，所以只得快快地走開了。後來雖常從林寓門口往來，却再無碰見他的機會。在五四前，我完全是一個林琴南的崇拜和模仿者，到北京後才知道他所譯小說十九出於西洋第二流作家之手。而且他又不懂原文，工作靠朋友幫忙所以譯錯的地方很不少。不過我終覺得琴南先生對於中國文學裏的陰「柔」之美，似乎曾下過一番研究功夫，古文的造詣也有獨到處。其譯筆或哀感頑豔，沁人心脾，或質樸古健，逼似史漢，與原文雖略有出入，却很能傳出原文的精神。這好像中國的山水畫說是取法自然，其實能超越自然。我們批評時也不可拘拘以跡象求，而以其神韻的流動和氣韻的清高爲貴。現在許多逐字逐句的翻譯，似西非西似中非中，讀之滿口桤枏者似乎還比它不上。要是肯離開翻譯這一點來批評，那更能顯出它的價值了。他在翻譯西洋文藝作品時，有時文法上很不注意，致被人撻拾爲攻擊之資；他又好拿自己的主觀，亂作評注，都有失翻譯家嚴正的態度。不過這些原屬小節，我們也不必過於求全責備。五四前的十幾年，他譯品的勞力極

其偉大，當時人下筆爲文幾乎都要受他幾分影響。青年作家之極力揣摩他的口吻，更不必說。近代史料有關係的文獻如革命先烈林覺民遺妻書，岑春煊遺蜀父老書筆調都逼肖林譯。蘇曼殊小說取林譯筆調而變化之，遂能卓然自立一派。禮拜六一派淫惡文字也淵源於它，其流毒至今未已。有人引爲林氏之過，我則以爲不必。「學我者病，來者方多，」誰叫醜女人強效捧心的西子呢？

在他創作裏，我知道他姓林名紆，字琴南，號畏廬，福建籍。天性醇厚，事太夫人極孝，篤於家人骨肉的情誼。讀他先母行述雪女墓誌一類文字常使我幼稚心靈受着極大的感動。他忠君，清朝亡後，居然做了遺老。前後謁德宗崇陵十餘次。至陵前，必伏地哭失聲，引得守陵的侍衛們賒愕相顧。他在學校授課時總勉勵學生做一個愛國志士，說到懇切之際，每每聲淚俱下。他以衛道者自居，五四運動起時，他幹了許多吉訶德先生的可笑的笑動，因之失去了青年的信仰。他多才多藝，文字以外書畫也著名。他死時壽約七十餘歲。

琴南先生在前清不過中過一名舉人，並沒有做過什麼大官，受過皇家什麼深恩厚澤，居然這樣忠於清室；我起初也很引為奇怪，閱世漸深，人情物理參詳亦漸透，對於他這類行為的動機才有幾分了解。第一、一個人生在世不能沒有一個信仰。這信仰就是他的思想的重心，就是他一生立身行事標準。舊時代讀書人以忠孝為一生大節。帝制推翻後，一般讀書人信仰起了動搖，換言之便是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他們的精神那能不感到空虛和苦悶？如果有了新的信仰可以代替，他們也未嘗不可以在新時代再做一次人。民國初建立時，一時氣象很是發皇，似乎中國可以從此雄飛世界。琴南先生當時也曾對她表示過熱烈的愛和希望。我恍惚記得他在某篇文字的序裏曾說過『天福我民國』的話。但是這新時代後來怎樣？袁世凱想帝制日為了，內戰一年一年不斷了。什麼寡廉鮮恥，狗苟蠅營，覆雨翻雲，朝秦暮楚的醜態，都淋漓盡致地表演出來了。他們不知道這是新舊遞嬗之際不可避免的現象，只覺得新時代太醜惡，他們不能接受，不如還是鑽進舊信仰的破廬裏安度餘生為妙。

在新舊過渡時代有最會投機取巧的人，也有最頑固守舊的人，個中消息難道不可以猜測一二？第二，我們讀史常見當風俗最混亂，道德最衰微的時候，反往往有獨立特行之士出於其間。譬如舉世皆欲帝秦而有寧蹈東海的魯仲連，曠達成風的東普，而有稿餓臍下不仕劉宋的陶淵明，滿朝願為異族臣妾的南宋，而有孤軍奮鬪的文天祥，只知內閹其牆不知外禦其侮的明末，而有力戰淮揚的史可法，都可為例。我覺得他們這種人如其用疾風知勁草，歲寒見松柏的話來解釋，不如說這是一種反動，一種有激而為的心理表現。他們眼見同輩卑污齷齪的情形，心裏必痛憤之極，由痛憤而轉一念：你們以為好人是這樣難做麼？我就做一個給你們看？你們以為人格果然可由利祿兌換麼？正義果然可由強權壓倒麼？真理果然可由黑暗永遠蒙蔽麼？決不！決不！爲了要證明這句話，他們不惜堅苦卓絕去爭鬥，不惜流血，不惜一身死亡，九族覆滅！歷史上還有許多講德行講到不近人情地步的故事，好像鑿坏洗耳式的逃名，納肝制股式的愚忠愚孝，飲水投錢臨去留槽式的清廉，犯齋彈妻縱恣勒師

式的公正，如其不是出於沽名的卑劣動機，就是矯枉過正的結果。

還有一個原因比上述兩點還重要的，就是林琴南先生想維持中國舊文化的苦心了。中國文化之高，固不能稱為世界第一，經過了四五千年長久時間，包自有他的精深宏大，沈博絕麗之處，可以教人驚喜讚嘆，眩惑迷戀。所謂三綱五常的禮教，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道德信條，所謂先王聖人的微言大義，所謂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所謂典章文物的燦爛，所謂文學藝術的典麗高華，無論如何抹不煞他們的價值。況且法國呂滂說過，我們一切行事都要由死鬼來作主。因為死鬼的數目，超過活人萬萬倍，支配我們意識的力量也超過活人萬萬倍。文化不過一個空洞的名詞，它的體系却由過去無數聖賢明哲英雄名士的心思勞力一點一滴建造成功。這些可愛的靈魂，都在古書裏生活着。翻開書卷，他們的聲音笑貌，思想情感，也都栩栩如生，歷歷宛在。我們同他們周旋已久，就發生親切的友誼，性情舉止一切都與他們同化。對於他們遺留的創造物，卽有缺點也不大看得出來。並且還要當作家傳至

寶，誓死衛護。我們不大讀古書的人，不大受死鬼的影響，所以對於舊文化還沒有什麼眷戀不捨之意；至於像琴南先生這類終日在故紙堆裏討生活的人，自然不能和我們相提並論了。他把尊君思想當做舊文化的象徵。不願舉世的譏嘲訕笑抱着這五千年殭屍同入墳墓。那情緒的淒涼悲壯，我覺得很值得我們同情的。辜鴻銘說他之忠於清室，乃忠於中國之政教，即係忠於中國的文明——見林語堂先生的「辜鴻銘」——王國維先生之跳昆明湖也是一樣。如其說他殉清，不如說他殉中國舊文化。總之，林琴南先生可謂過去人物了。我個人對他尊敬欽慕之心並不因此而改。他是一個典型的中國讀書人，一個有品有行的文士，一個木強固執的老頭子，但又是一個有血性，有氣骨，有操守的老頭子！（蘇雪林）

嚴 幾 道

幾道先生名復，號又陵，福建閩侯人也。早慧，詞采富逸。師事同里黃宗彝先生。課經之餘，常與先生講述明代仕林掌故。沈文肅初創船政，招尋學生，儲海軍將才，試題『大孝終身慕父母論』，先生成文數百言以進，爲沈公所賞，用冠其曹。時年方十四也。五年卒業，派上船政局自製之揚武軍艦，周歷黃海及日本各口岸，艦長爲英人德勒塞君（Commander Tracey），英之海軍中校也。是時東隣亦正開始籌備海軍，揚武初到長崎橫濱等處，聚觀者有萬人空巷之概。德勒塞在華服務三年歸，瀕行，謂先生曰：『君今日於海軍學術已卒業矣，不佞即將西歸，彼此相處積年，臨別惘然，不能無一言爲贈。蓋學問一事，並不以卒業爲終點，學子雖已入世治事，此後自行求學之日方長，君如不自足自封，則新知無盡。……』先生之所以文章耀於世者，德君與有力焉。

逾四年，先生被派赴英，入格林尼次海軍大學肄業。時適郭侍郎嵩壽爲出使英國大臣，先生課餘常與論述中西學術政制之異同。比學成歸，李文忠偉其能，辟教授水師學堂。先生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學歸者，皆用事圖強，徑輒琉球，則大戚，常語人不三十年藩屬且盡壞，夷我如老悖牛耳。聞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而不之近。

先生見吾國人事守舊，鄙夷新知。於學則徒尚詞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陳其害，然以職微言輕，故所言每不見聽。及拳匪亂作，先生避居滬上者七年。先生初以學不見用，於是殫心著述，所譯書以環辭達奧理，風行海內，至是時人漸漸傾向西人學說。而先生又以爲自由平等權利諸說，由之未嘗無利益，若不限制約束，則流蕩放佚，害至不可勝言，因言曰：「自由者，凡所欲爲，理無不可，比如人獨居世外，其自由界域，豈有限制，爲喜爲惡，一切皆自本身起義，誰復禁之！但自入羣而後，我自由人亦自由，使無限制約束，便入強權世界而相衝突，故曰人得

自由必以他人之自由爲界，此則大學絜矩之道，君子所持以平天下者也。」

先生素抱振興教育爲宗旨，常與孫中山先生言曰：「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卽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爲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着手。」中山先生善其言。

辛亥革命後，袁氏任總統，繼有稱帝之意，而戴袁者，欲資之以稱制，遂竄其名於籌安會中，先生始終不蒞會。袁氏又屢遣人來示意，先生告之曰：「吾固知中國民智之卑，號爲民主，而專制之政不得不陰行其中。但政體既變，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實何必目居其名，且此時欲復舊制，直同三峽之水，已滔滔流爲荆揚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爲事實上所不可能。必欲爲之，徒滋糾紛，實非國家之福，不特於袁氏有大不利也」。未數月，又遣人敦請先生以一篇文字，表示勸進之意，先生慨然曰：「吾所欲言者，早已盡言之矣。必欲以吾爲重，吾與袁公交，垂三十年，吾亦何所自惜，願吾生平不能作違心之事，欲吾爲文，吾無着筆也。」自是之